# 白色的實習

## ～準天使的心声～

護二



儘管現在護理學校設的又多又雜，儘管它在聯招中排列始終未占鰲頭，但若經過親身的體驗，就可覺察出要培養一個眞正的標準的護理人員實在不容易。畢業後仍然可與一大群後繼者——在學學妹切磋琢磨、互相砥礪，看她們活潑大方，尤其是二年級的同學初到醫院做一星期一次的實習，對於病房所發生的一切包括生、老、病、死，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自己充實與否等等一點點的事情都會深深震動着她們的心弦，而不似待久了的工作人員那麼無動於衷，眞令人喜歡她們的純眞。以下幾段是從她們的報告中所擷取出來的心聲，但願“它”不會隨着時光而消逝，能永遠記在心中。

※　　※　　※

如果實習也算是一種生涯的話，那麼我的生涯是越來越精彩了，因爲由毫不能動手的婦產科到內科再到現在的外科是一次比一次忙碌，在忙碌中就覺得自己存在價值，至少不會呆坐一旁有如廢物一般。

而且在事情多時各忙各的事，無形中就訓練出能夠單獨行動較有果斷力，不用再須依賴他人，可惜由於技術不熟練，學識不夠，許多事仍無法自己做決定。

雖然是一星期一次的實習，可是其改進的情況是看得出來的，在一個接受意見，動於改善，跟得上醫學進步的單位實習是件很舒服的事，工作起來也會起勁了。

—慧媛—

※　　※　　※

在空軍民衆病房實習，其病人堪稱五花八門，內科的、外科的、小兒科的雜陳著，在病歷上可發現它們的雜沓，如果你是位有心人，那麼你就對各種疾病能有很多認識，譬如說前些日子就有一個手部受傷而接受植皮的個案，另又有位高血壓、糖尿病、膽氣氣、肝炎……等等，令人目眩神迷！

如果，如果時間能暫時駐足，我將…，我將…，唉！仍有那麼多的事，那麼多的書沒看完，就要結束了，這學期已悄然溜過了，是那麼靜謐，是那麼寂然，猛一張眼，啥事都停留在始點呵！懊悔?!頹喪?!

—惠琴—

※　　※　　※

每星期五一大早就開始進入空軍醫院實習，在校所學的理論與技術，這一天必須好好的發揮利用，雖然實習相當的緊張，但想到這些將成爲以後正式護士的基礎，也就盡量的把握這每星期一次的機會，多看、多記、多學、多做。

實習的一天就從Morning meeting展開了序幕，這眞是緊張的一刻，對於所學過的一些理論往往不能記得很完整，被護理長一問，往往張口結舌，無言以對，或者即使說出來也不能回答得很完整，此時才深深的感到，自己還須下很深的功夫，可謂「書到用時方恨少」。

—妙玲—

※　　※　　※

向來冷清的內科病房，這次實習却出乎意料的病人特別多，使得空曠的病房似乎充滿了生氣，但事實上每週都有病重的病人，死亡者無形增高，使得我們心情負擔加重了不少。

一踏進609病房，眼見病人病危，雖有心挽助它但也愛莫能助。當死神奪走她的生命時，哭天喊地的聲音，令我感嘆萬分。生命畢竟是有限的，健康對人實在是太重要了，人應妥善保護上天所賜給我們的生命，應在有生之年及時行善，才不會空走了這一趟人生的旅途。

—瑞玉—

※　　※　　※

又進入二年級下學期的每週一次實習，現在不像剛

開始實習那樣不自在，最初實習時進入病房都感覺臉紅紅的，不知說些什麼才好，而現在有點改觀了，總算學習懂得如何與病人寒暄，使病人能夠從我們護理人員的一舉一動領會出人情的溫暖，那麼病人才樂於將他自己的病情或苦衷向我們全盤傾訴，而我們也可由此了解一些病情發展的經過以及各種不同病情所具有的各種不同的症狀，如此，才不會白白的浪費掉一天的時間。

—麗珍—

× × ×

在婦產科實習中，使我深深的體會到母親的偉大，這該算是我最大的心得吧！當產婦生產時，那種痛苦慘叫的聲音無法以言詞形容，眞叫人掩耳不忍聽之，唯有親臨其境方能體會。母親生育子女雖是一種天職，但其所付出的心血是無法估計的，也是我們所無法報答，願我們皆能了解母親的苦心，好好地孝順她。

—麗珠—

× × ×

聽說有個「老」病人已住了十幾年了，雖然人類有一股傲性，不肯屈服的雄心、耐心，可是如此漫長時間的折磨，怎不令人心灰意冷毫無“生氣”呢？有個腦內長瘤的中年人，晚上尿濕了床單，他又害羞又厭煩的自言自語：「唉！眞苦！倒不如死掉好了！」眞的，失去健康的人才深深體會到健康就是財富的眞諦，正如失去友誼的人才知道友情的可貴，人人都應該善待自己的身體。

—美足—

× × ×

由於排班的關係，我很惋惜我沒有機會迴診，讓我開開眼界。不過當我看到醫師爲燙傷的那位小女孩換藥時，我有點招架不住，對於那樣的小的孩子，那樣的傷害，那樣的哭號，那樣的手法換藥，我實在待不下，只好拔腿就走，緩和一下心靈。

當第一次看到人造肛門，是一個才數天的嬰兒，由於先天性沒有肛門，故動了手術爲他解決排泄問題，後來到長得蠻可愛才出院。看到一些嬰兒尙在襁褓中就須住院接受治療，叫人痛憐。見到年老的，瘦骨如材怎挨得起病魔？既然已渡過了人生舞台，爲何還要強留一步？

—娟仁—

× × ×

一星期僅一日的實習，使我們對病人生疏，整套外科療法，無法完全領悟，一曝十寒的實習，實難有所得。或許是自己笨拙，無法發覺問題，當然經驗缺乏爲其原因。怕自己來此無所獲乃找機會與病人聊天，但對正陷傷心悲痛中的病人與家屬實又不敢多加親近，爲何我總拙拙不敢前進呢？病危的病人，更是無法插手，只眼睜睜的望着護理長忙得團團轉。平常所學的原理、技術到須用時，爲何此十八般武藝却仍深藏於潛意識裏沒有施展呢？只好自嘆臨床經驗的貧乏。寫寫病歷，呀！一天的實習又在嘆息中過去了。

—霜芬—

× × ×

眞的，你無法在別處看到這麼多苦難的人群。你也無法從談話遊宴的場合獲得這麼多的感觸。

生與死竟是相隔那麼遠嗎？

假使同情是必需的，那麼誰能擔保看慣那些慘劇的人，他的同情不會因時間的關係而殘酷的剝離呢？

看着成批走過病房的病患，看他們殘缺的精神與體力，看他們極力撐支的仆倒，看他們從死神手上搶來的病笑，悽惻絕望的哀號。

我的心口是冰涼的，或者我的外表並不像受苦的樣子，關鍵就在“因爲他是別人，而不是我。”

死生不斷在醫院上演著，每一個進來的都是氣息奄奄或滿身浴血的，垂死和已死的我都注意過了，忘情和殘酷的也都見識過了，同情乃是一種深刻的痛苦。

肺結核病人又禁不住大聲咳嗽起來，他的咳嗽更令人同情。痰哽住喉嚨，咳嗽繼續著……，然後醫生冷漠的撩開了那人衣領，按住聽筒，好半響，抬起頭來“斷氣了”，淡漠的取回聽筒走了。我踏着沉重的脚步走着，而我的心情就像脚步一樣沉重。

死亡雖是一個古老的重複，每一個人却只能死一次，死亡的背後有些什麼，我正站在醫院門口，呼吸更多人類的氣息。

—靜美—

